



德黎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鑰鑰非準不可。撥遺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湏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政要

寇萊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

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倦遊錄

寇萊公貶死於雷。詔還葬雒陽。過公安。民皆迎祭。

哭其喪。斬竹插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筍成林。

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廟其旁。祀奉甚謹。劉

貢父王樂道各嘗為文刻石以記其事。見塵史及名臣傳

王沂公再泣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

以事之。時虜使每徃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

必沐浴潔服而後入。言行錄

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虜使見呂夷簡畏伏曰觀

宰相如此。雖留無益。

范文正公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從其服。熟

戶藩部率稱曰龍圖老子。至於元昊亦以此呼之。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

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

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

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呂氏家

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

人於生祠為塑像。歲時瞻奠。比狄梁公。戎狄尤畏

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

在其子忠彥使幕北虜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乃即宴。坐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揚興功遽以告忠彥。北門為聘送道舊與京師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其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去魏後留守引前比欲得其名數強之卒不可。每南來涉臨清界。即誡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酒索也。行狀

澠水燕談云。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陝西。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傍者。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公乃非也。於是相引以去。

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富韓公為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中。前命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

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公既以社稷爲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文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命仲禮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二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神道碑

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遣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

以爲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行狀。

韓魏公鎮大名四年。虜使每涉臨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需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惟通攝少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喻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既而不知。旨怒曰。此豈比他處。敢尔。不加意。遂答其人。易其馬。仲淹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

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名臣傳

范仲淹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畜銳。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在慶州。請以种世衡守環州。招屬羌千餘帳。久之。王師再敗於定川。仲淹晝夜領兵赴援。賊遂遁去。初。關輔人心動搖。及仲淹兵出。號令嚴明。人心遂安。上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為憂。謂近臣曰。得仲淹出援。可無慮。及聞其出兵。甚喜。名臣傳

文潞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執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載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齟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東坡集

初。呂正獻公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

夫衛卒皆歡抃咨嘆。慈聖光獻太皇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中謝日有司供具諸執政皆集內出酒果殺饌豐腆珍異就宴賜之。侍史竊視其器皿款識皆有慶壽宮字。然後知賜物乃光獻意也。時富韓公司馬溫公皆在洛。聞公登摠富公寓書為慶曰公之名德聞于天下然嘗以直道迂執政士大夫未敢遽望登進。忽報拜命出於事外人甚驚焉。此得於輿論非敢佞也。司馬溫公亦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為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家傳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司馬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教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神道碑

神宗崩溫公赴闕庭衛士見公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溫公愧謝。聞見錄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

侍郎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御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詒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詒曰。今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虜曰。不為中丞邪。問是人甚忠亮。晦叔以著於語錄。日錄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

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名。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北行。見村民百餘。譁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人傳司馬為宰相矣。余以辭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童子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水燕談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

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者老士庶婦人女子持
薰劑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其
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
價踴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兒如生。
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

蓋棺而去

言行錄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
為舅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
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
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托可為今

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
公可以獨當天下一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
將傾。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
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
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
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為
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遺事

陳瓘遷責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絕跡州郡宴會。幾三
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知名願見之。
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時王豐甫仲楚為越帥。

以公早為岐公所器重。具舟楫為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府舍。越人聞公赴會。競來觀瞻。比有輿歸館。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為人欽重如此。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篋。昇憩樹下。有大蛇掛母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喜讀

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為得宰相大體。後之為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紀綱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呂文惠公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為務。宋元憲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

仁宗呼內侍臣。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曾子開端嚴可畏。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若其流輩。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宰籠人者。

韓魏公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為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矣。人以為得宰相體。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

得體

范公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義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為名相。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曰。呂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

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差。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荅。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為得體。在

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真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黜貶。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白識體也。

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訂以為名。或誣人陰私。范鎮獨引大體略細。以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

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果鳥獸狀。如雲母。即著粉紙。時陳襄侍讀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不敢不奏。以竹箬盛瓦數十枚。奏呈。冰文雖消。痕跡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為得體。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御史彈奏。駕部員外郎賈種民。素無行。元豐中任大理寺官。為蔡確鷹犬。專中傷善良。詔出為通判。呂公著面奏曰。方種民為獄官。臣亦與被誣。今臣在相位。而種民得罪。恐所懲者小。所損者大。非所以

示天下。乃寢前命門下韓公奏曰。種民醜惡。衆所共知。柰何以公著故。屈朝廷公議。公復爲請。乃除知臨江軍。既而又以臨江僻遠。改知通利軍。利州路憲俞溫父判狀多云。送某州縣依條施行。時提舉常平謝皓新改官。即除監司。笑謂俞曰。使者判語誠不易。溫父曰。州縣英俊多。若一字有誤。所損不細。正要如此。

講讀

王沂公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百待經筵。及載禮終帙。公率同列獻詩以賀。後孫公即世。馮亦外補。公自魏移洛。徑塗肆觀。復以講席爲言。呂正獻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復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而慮危。

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侍讀劉原父常退。謂記言官曰。當載之史冊。以垂後世。家傳

呂正獻公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世之冠。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與司馬光同侍

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神道碑

又蔡陽呂希哲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它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

天下乎。

家傳

東坡先生嘗謂李為曰。范淳夫講說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范公為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伊川嘗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之。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守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
莫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
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
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
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
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
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
者歎服。

伊川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
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
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
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
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伊川先生講說
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
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
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

諫評

元城談錄云天下以爲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爾。如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者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卑。取爲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爲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召見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

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
容相繼封還更奏覆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臨俱
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
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磨如此與齊太史書崔杼
弑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脩
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
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
趙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
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

者天下之刑賞非性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
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外
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

趙普欲除某人為其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
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
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
上乃寤用之後果稱職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
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
復為檄更取上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檄之

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嘗珉及其某人首。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葺爲樞密副使。朕以爾爲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

下以報厚恩。今陛下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宰相呂端等。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車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太宗朝寇公。準爲負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上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諫議田公錫好直諫。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少闕。夫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每見公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二漆函。上親署。錫者謂學士陳冕咨曰。此田錫章疏也。范文正公銘公之墓曰。嗚呼田公。天下之直人也。言且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之所甚懼也。

真宗朝。宮禁火災。王旦馳入對曰。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

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

魯宗道爲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上真宗稍厭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臣竊媿之，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孫奭

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爲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爲，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得來唯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之責，頌之。朱能果敗。又云：奭舉動方重，論議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爭，毅然有古風采。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大怒，以爲導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求益兵，以李迪新自陝西還。

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擊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取於擊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鄉即傳詔於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涑水記聞

真宗將立。章獻后李迪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為參知政事。俟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魯肅簡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

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釐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歿從子。太后乃命釐後乘輿行。

明道二年。莊憲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薛簡肅公壘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寤。卒以后服葬。

是歲。天子將親大禘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劉公敞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旣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

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群輩。水旱繼有。四夷雖和。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雷雨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禮論之。陛下寅畏天

命。正當深自挹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章九四。上天子得公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是忤時相。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即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焉。行狀

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揚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蔡人忠公齊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台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

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行狀

范文正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出通判河中府。及太后崩。召拜右司諫。時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揚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神道碑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

御筆新除三諫官。嗚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緘口避禍。無敢言者。余公襄獨上書曰。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惜。恐鉗天下之口。不可不戒。書既上。落職監均州酒稅。尹公洙。歐陽公脩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高若訥。亦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其詩播于

都下。

范文正公丑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官但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爲罷黜內侍云

韓魏公爲右司諫時災異數見公以災異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耶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齊偃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

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不報公乃抗疏乞出疏示中書敕御史臺集百官會議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等四人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是時朝廷欲以公爲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

韓魏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上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

諫官多畏避爲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
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
信。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効古
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
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略曰。諫
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行狀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
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琦爲諫官時。因納劄子
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
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

